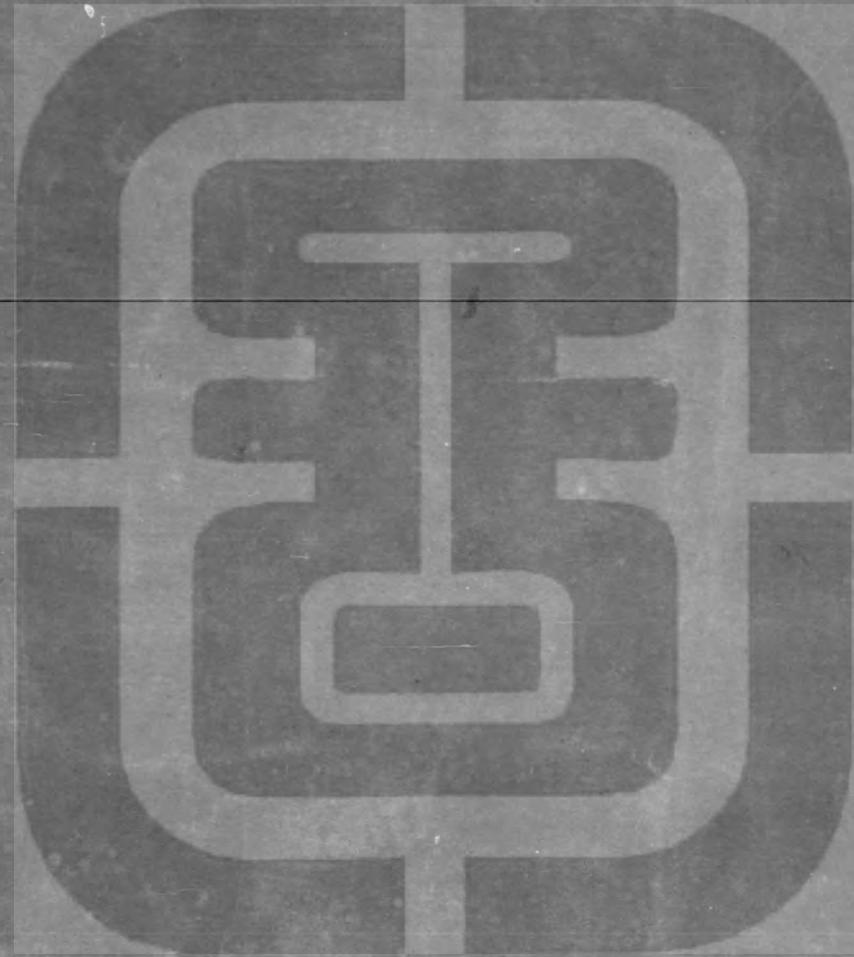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十五十六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

杜氏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五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

相吳子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夏五月

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妘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相會而滅之故曰遂

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荀罃不書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

杜加切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勝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

在二勝上冬盜殺鄭公子駮公子發公孫輒非二國討當

兩稱各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直得言其大夫戊鄭虎牢諸侯

各受晉命戊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戊而不敘諸侯楚公子貞帥師

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

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

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

癸丑月二十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十六日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其

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

午會于柤經書春秋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偃士匄請伐

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

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輦

董

左氏十五

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偏陽人啓門諸侯

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耶人紇扶之以出

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耶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耶邑魯縣東南並

城是也言紇多力扶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虺彌魯人也左執之右

拔戟以成一隊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

如虎者也詩邶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

絕之偏陽人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

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帶其斷以

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諸侯之師又於偏陽

荀偃士句請於荀營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向夏恐有又雨從丙寅至請班師班遷

怒荀營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句曰女成

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福余恐亂命以不女

違既成改之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

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而又欲易余罪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不任受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

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句帥卒攻偃

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

滅偃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

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

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

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

以死請乃于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

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偃士句曰諸

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魯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

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

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晉侯懼而退

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

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崇見於荀偃士

句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

荀瑩不可曰我辭禮

矣彼則以之

以用也

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言自當加

晉侯有間

間疾也

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

謂之夷俘

諱俘中國故謂之夷

偪陽妘姓也使周内史

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

陽宗族賢者令居霍秦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亦有王命

師歸

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

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

尼言仲尼父以德相尚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

伐宋師于訾毋

宋地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不成圍而

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

侵在九年衛侯救宋

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

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

曰國病矣

師數出疲病也

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

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

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戌子

孫

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

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

獲鄭皇耳于大丘蒯孫林秋七月楚子囊鄭

子耳侵我西部於魯無所恥諱而還圍蕭八

月丙寅克之蕭宋九月子耳侵宋比鄙益獻

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也周猶不堪

競況鄭乎周謂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

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莒人間諸

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事諸侯伐

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

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己酉師于

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而黜其軍禦牛首師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

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汝車猶遂弗

使獻不使獻初子駟為田洳司氏堵氏侯氏

子師氏皆喪田焉洳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洳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乎之徒以作亂

八年子駒所殺於是子駒當國事也子國為

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

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

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宮殺子駒子國子耳劫

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乎子

不告利得其處也為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

十九年殺公子子嘉傳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子西公孫

尸而追盜先臨尸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

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置

門庄羣司具閉府庫慎閉藏守備成列

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尸而攻盜於

北宮子蟠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

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尉翩尉止子子孔當國代為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大夫諸

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請

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子孔不可曰為書

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

乎難治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

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

欲欲為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

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

定不於朝內燒欲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

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偏鄭也不書城魯士魴

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

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

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楚師

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

可與戰矣武子欒廡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

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

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子矯曰諸侯既

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志從之將退不從亦

退從猶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

以退之楚以退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欒黶

欲伐鄭師代涉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

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

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

笑克不可命勝負難不如還也丁未諸

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致怨楚人亦還

也故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卿士王右伯輿

也右助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晉

殺史狡以說焉說王不入遂處之處叔晉侯

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王叔

之宰宰家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坐

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

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箒門閨竇之人而皆

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箕門柴門閨竇小戶穿

王也言伯與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

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

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與之祖皆在其中主為

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

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曰世世無失職若

箕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

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今自王叔之相也政

以賄成隨賤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官之師

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吾能無箕門閨竇乎

言王叔之屬唯大國圖之圖猶下而無直則

何謂正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

使王叔氏與伯與合合要王叔氏不能舉

其契要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

卿士以相王室代王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

為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傳無鄭公孫舍

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世子光至復在莒子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

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公至自伐鄭傳無楚

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遂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公至自會無傳

至者觀兵而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

不果侵伐也也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

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告叔

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

之家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

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武子固請之穆

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乃盟諸僖閔

僖宮之門 詛諸五父之衢 五父衢道各在魯國東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分國

三字各毀其乘 壞其軍乘 季氏使其乘之

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使軍乘之人率其邑

不入者倍征 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

傳曰季氏盡征之民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

弟 取其子弟之半也 叔孫氏使盡

為臣 盡取子弟以 不然不令 是則三家不令

其故而改作也此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

夫曰不從晉國幾亡也 幾近 楚弱於晉晉不吾

疾也 疾急 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 言當作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固

也 晉 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

於宋 使守疆場之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

上吏侵犯宋

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

侵宋欲以致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

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太子光所以序其上也

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營至于西郊東侵舊

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

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

北行而西為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示觀

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

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

今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

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瀘年瀘積年穀而不分災毋雍

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辨王室辨助也或間茲命司慎

司盟各山各川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

先公

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七姓十

二國之祖

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妙

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明神殛之

殛誅也

俾失其民

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踣斃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

乞師旅於秦

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

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此夏諸侯皆復鄭來故曰悉師

人使良霄大宰石與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

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

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

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與為介故不書

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

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

展出盟晉侯二盟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不相

備也也禁侵掠也晉侯使叔盱告于諸侯也告諸侯

亦使也叔也公使也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

罪大國致討苟有以籍手鮮不赦宥寡君聞

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是不敢不奉命鄭人賂

晉侯以師惺師觸師蠲惺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軌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

乘他兵車及廣軌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

及其鑄磬鑄磬皆樂器女樂二十八十六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

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辭曰夫和戎

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

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

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

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便蕃左右亦是帥

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夫樂以安德和心也

義以處之處位也禮以行之行教也信以守之守

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

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

思危上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

公日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

戎待遇不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

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

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

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

鄭已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

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

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夏

晉侯使士魴來聘五年會於戚公秋九月吳子乘卒

不與盟而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赴以各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

台遂入郟乘勝入郟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

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

吳子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

通故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同姓

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

禰廟父廟也同族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

諸姬同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

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冬楚子囊秦庶長無

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

國睢陽縣東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

相字相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

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取

數故曰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姊

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方去

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

逆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

夏嫌君臣不敵故禮之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司

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

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邾小國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

二年大夫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

也書勲勞於策也相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及行飲至合

策勲焉禮也相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代鄭

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

三事備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

傳因獻子之車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

邦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師救邦遂取之

也經不稱師不滿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千五百人傳通言之徒及用

師徒而不勞用大師焉曰滅敵久距戰斬獲雖國亦日取

雖邑亦弗地曰入謂其國邑荀營士魴卒

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

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

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句佐

之句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

中軍代荀士句佐之如使韓起將上軍辭

以趙武又使欒廩以武位卑故辭曰臣不如

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

軍武自新軍起韓起佐之位如欒廩將下軍

魏絳佐之廩亦如故絳自新軍新軍無帥將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

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欒廩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

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求

慎

其是之謂乎周書口也承也一人天子也寧安

則下類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其福

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言刑善也及其

衷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

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言不讓也世之

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

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愚黜

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

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小人伐其技以馮君

子馮亦陵也自是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

爭善也爭自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所傳言晉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

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

而應受多福多福謂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

十駢在成以厚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

秋寔窆之事

寔厚也。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

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從先君代。為禰廟。

請為靈若厲

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日靈戮殺不辜日厲。

大夫擇焉莫對

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

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

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

諸夏而知其適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

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其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

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

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為三覆以

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

楚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吊不吊

天道相吊恤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具天所恤則

致罪也為明年會向傳冬城防書事時也士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

為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

良霄大宰石與猶在楚十一一年楚人石與言

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

先征五年而卜吉也征謂巡狩征

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五年五年卜皆同吉乃巡狩不習

則增脩德而改卜

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

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

止鄭一卿以除其偏

良霄謂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

位不偏則木臣睦怨疾楚

則事使歸而廢其使

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

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

乎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甸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

叔老聲伯子也魯使

二邾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

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整率諸侯將成霸功也吳來在會諸侯

會之故曰會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無傳夏四

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伐秦齊宋大夫不已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

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

告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秋楚公子貞帥師

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

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

吳謀楚故也謀為吳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

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執莒公子

務婁在會不以其通楚使也昔貳於楚故將

執戎子駒支駒支戎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

亦設日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

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乃祖吾離被

荜蓋荜蓋苦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我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與女剖分而食

之中分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

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詰朝之事爾無與

馬詰朝、明且、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

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

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曹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

也、裔、遠也毋是翦弃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

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

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

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

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殺之師在、僖、

三、十、年晉禦其上戎完其下完、猶、當、也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其、掎、

是、也與晉路之路、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

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中、二、也豈敢離邊今官之

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幣幣不通言語

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曹、閔、也

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宣子辭焉

辭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

特造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

並書二卿吳子諸樊既除喪也乘卒至此春十七

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弟季札辭曰曹宣公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

而自立事在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

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奔其室而耕乃舍

之傳言季札之讓且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

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晉侯待于竟使

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及涇不濟

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北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

在<sub>ニ</sub>於<sub>テ</sub>必<sub>レ</sub>濟<sub>ル</sub>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言人先濟鄭子蟠

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

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

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多死飲毒故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

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

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余馬首是

瞻言進退從已欒廩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

首欲東乃歸厲惡偃自專下軍從之左史謂

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

太史史莊子曰夫子命從師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

吾將從之從師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欒廩下軍

師莊子為佐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故曰吾帥

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乃命大還晉人謂之

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廩

弟也二位謂厲將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

死焉士鞅反鞅士欒廡謂士甸曰余弟不欲

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

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廡

也而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

情也臨事情慢不脩也仲向之會亦如之衛

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

齊子蟠俱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

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

廡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廡秦伯

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

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廡之父

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欒廡死盈之善

未能及入武子所施沒矣而廡之怨實章將

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

之為傳二十一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食ヲ救ニ飛ニ二子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

也旰晏而射鴻於圃從公二子怒孫文

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二子怒孫文

子如戚威孫文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公飲之

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吾

河之麋無拳無臆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初公有嬖

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師曹鞭之公怒鞭師

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

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蒯懼告文字文字曰

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并祭於戚祭子

而人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

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

臣敢奸之奸猶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

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依欲公使子蟜子伯

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官孫子皆殺之三子衛

疑孫子故盟之疑孫子故盟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

公如鄆鄆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

請和也子請和也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

澤濟北東阿縣鄆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初

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學射於公孫

丁二字追公二子他與差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

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

差禮射差禮射兩軸而還軸車軸尹公佗日子為

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他不從丁學故言遠始

射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他子鮮從

公子鮮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

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

適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

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

釋皮冠之北余以巾擲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

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公使

厚成救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

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救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

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

也序恤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

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

而悼弃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厚弔

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也敢拜君命之尊重

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

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毋弟鱣

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

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貪

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

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余狐

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不獲已耳乃赦之

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

命於諸侯聽盟會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

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

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

不書未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

為卿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天子者或

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師歸

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營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

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

軍無帥故舍之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彘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

新軍無帥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晉侯曰

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孚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

一本而作也

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

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云何為天生

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

之貳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

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

貳宗宗子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

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宜揚過則匡

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

以下各有父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過

史為書謂大史君瞽為詩瞽音者為工誦箴

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

不得徑達聞君庶人不與政聞商旅

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百工獻藝獻其技藝

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道人行

鐸木舌金鈴徇於官師相規官師大夫工執

藝事以諫所謂正身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

常也有道人徇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

肆於民上肆也放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

不然矣傳善師曠能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

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

殿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徹吳人自臯舟之

隘要而擊之臯舟吳險楚人不能相救吳人

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王使劉定公

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莫位賤曰

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

世昨大師以表東海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

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繫發聲今余命女環

環齊靈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

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對曰

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

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不

可移就仲入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

亡國存國之道也仲應湯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威謀定衛也定立范

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為

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楚子囊還自伐

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楚徙都郢未

變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君子謂子

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將死不忘

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

所望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

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

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夏齊侯伐我

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夏秋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

謀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

卒又四同

傳十五年春宋向成來聘且尋盟載二一年豹之聘尋二十

一年事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也日子有令聞

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

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官師從

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

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下書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

卿不行非禮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公子罷戎為

右尹子馮叔公子橐師為

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蕩為連尹

子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屈蕩為連尹

養由基為官廩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

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餽

心無餽餽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

視希幸也希望也又欲得也  
而欲也  
朝吉音切音記  
雲俱切音干

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右死

之志以官人為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

君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

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日并其外日侯服次日甸服次日男服次日采服次日衛服五百里鄭尉氏司氏之亂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

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六百

十與師莪師惠樂師也莪惠其名三月公孫黑為

馬公孫黑子哲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

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

諸卜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

即惠過宋朝將私焉私小其相曰朝也相

者惠曰無入焉相曰朝也何故無入惠曰必

無入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

之矇必無入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二三盜得賂

而歸之是重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

樂而輕國相

改<sub>レ</sub>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

乎城成郭郭郭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

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一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

也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明也

年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蟠送葬夏子西也

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

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

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

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藉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

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

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十二月

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者女父之族狗娶於

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侯伐我北部無傳齊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

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

伐許荀偃主兵當京鄭上方示叔秋齊侯伐

我北部圍郕大專無傳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羊

舌於為傅肱叔何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

子代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

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虞立書為乘馬御代

鄭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

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

烝掌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

將有漢梁之警守而下會于漢梁順河東行

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

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一年十四年莒人侵

卒不克會故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

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各從義類齊高

先以此責之經書執在晉侯與諸侯宴于温

厚之詩不類齊有二三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

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齊為大國高厚逃歸高厚若此

知小國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曹

以下大夫不書故許男請遷于晉許欲諸侯

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

肯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

師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從公齊子帥師

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

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

當異也魯鄉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

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

晉荀偃欒廩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

獨進揚梁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

阪襄城昆陽縣北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

之外不告復伐許而還許未秋齊侯圍郕郕

孟氏邑貳孟孟孺子速徵之孟獻子之子莊齊齊

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

還海陘魯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與民

之未息新伐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

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比

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

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

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

困苦之憂而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

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憂見范宣子賦

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

言魯憂困啓啓然若鴻鴈宣子曰句在此敢

使魯無鳩乎鳩集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

也四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秋

虛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防有桃庚九月大雩無傳宋華臣出奔陳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冬邾人伐我南

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里宋也

司徒印里陳大夫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

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

詢之也詢罵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

十四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

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曹人怨于晉為明年晉

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邑師

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

也魯師畏齊不取至防也邾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

犯齊師送之而復邾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

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齊師去之失臧齊人

鄙

獲臧堅堅臧統之族齊侯使夙沙衛言之且曰無

死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

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扶其傷而死言使

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

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邪助之宋華閱卒華臣弱臯

比之室臣閱之子弱侵比之使賊殺其宰華與

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

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其妻也曰與余而大璧與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

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

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

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十一月甲午國人

逐瘦狗瘦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

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宋皇國父為大宰為

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侯

細美切音批兵墨釵如刀

甲

言器切音記在也

作功

其哲同明也

其席切音鉗黑也今謂民無首以其頭黑也

暖乾也

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單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與

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邑中之默實慰

我心予罕黑也予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

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齊小人皆有闔廬以

辟燥濕寒暑闔謂門也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

何以為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予罕曰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予齊

晏相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麗綾斬斬不緝之也綾在魯前麗三升

布苴經帶杖管履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麗食

鬻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亦

非喪服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

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曰唯卿為大夫

土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禮故孫辭略答家老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夏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石買即其為行人之使執之

故書行行人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冬

一作使

由

在武十

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

心俱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楚公

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為曹故也前年衛伐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

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執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

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

在太原晉陽縣南臯巫各也夢并見之他由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

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

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一穀雙玉日穀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員依也

弃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魯臣彪

將率諸侯以討焉魁平公各稱臣者明上

未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字官之臣苟捷有功偃獻子名

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

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

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溴梁在二十六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

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夙沙衛曰不能

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弗聽諸侯之士門焉

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

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

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

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

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齊侯登巫山以望

晉師巫山在廬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

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弁侯也疏建旌旗使

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物為人形

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

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

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道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

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字曰有班馬之聲夜

馬不相見故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

有烏齊師其道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

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殖

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厚也奄人殿師子

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帳

塞其道欲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

脰脰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

復欲射兩顧曰為私警州綽曰有如日言必

女明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及縛其右具丙州

右乃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坐

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險固城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在平

宋者

東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樂廩死其子

陰西有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盈佐下軍平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

門齊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城門

門中殺天示孟莊子斬其楛以為公琴莊子孺子

速也楛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木名

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

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

閭齊東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櫛也闔門

弱也數其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

榮扣馬大子光也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也

無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

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

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

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荒蓋縣至下邳入泗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權將叛晉而起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

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

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不穀即位於今五

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

之業矣謂已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

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

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

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

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

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

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字知子孔之謀子展

西守入保子城郭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

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驍縣北鄭地右師城上

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

然水出潁陽城阜縣東入潁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

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程縣東北有雍氏城

右回梅山在熒陽密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

反于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涉於

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甚雨及之楚師多

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

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

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多死聲楚必無

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亥月又建

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叔尚曰在其君之

德也言天時地利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

之諸侯也祝柯晉人執邾子無人以執公至

自伐齊無傳取邾田自漵水取邾田以漵水為

合鄉縣西南經魯國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

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

環卒與魯同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延知切音夷水出泰山  
又無切音銀

無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

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郭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

于柯魏郡內黃縣城武城泰山南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

毋侵小督揚即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在二十

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取邾田

自漵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漵水北今更以晉

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

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

服如鞞戰還之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

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十四為

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荀偃瘳疽生瘍

於頭瘳疽惡創濟河及著雍病且出大夫先歸者

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

問後也鄭甥荀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舍

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名歷切音某 寒厥口開

杜林十

十四

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子懷

欒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

如河乃瞑受舍也宣子出曰吾淺之為文嗣續

夫也自恨以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私待

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樂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子

如晉拜師謝詩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

中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

國伯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魯

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

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出征以

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聲臧武仲謂季孫

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諸侯言

時計功得時動有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

伐則下等也從大計功則借人也借高言時

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

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鼎銘其功烈以示

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

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

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為城西郭齊

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釁聲姬生光

以為天子兄子曰姪顏釁皆二姬母諸子仲

子戎子戎子嬖諸子皆宋女仲子生牙屬

諸戎子屬託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齊侯仲

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猶間諸侯難事難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今無故而廢

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尊而以難犯不祥也

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

東使高季傳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

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

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刑雖有刑

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夏五月壬辰晦齊靈

祖冬切音宗 釜屬之聲

九

十三

公卒經書七月辛卯莊公即位大子也執公子

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

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晉士匄侵齊及穀聞

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

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

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蟠見諸侯師而勸之濟六

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惣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秋八月齊崔

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曰齊殺

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鄭子

孔之為政也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

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

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

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孟嬖之子

也宋子圭媽皆鄭穆公 妾士子孔子良父 圭媽之班亞宋子而

相親也亞次也 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

然卒鄭僖四年 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 司

徒孔實相子葦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

三室如一言同 故及於難非及難 子葦子良

出奔楚子葦為右尹子葦即鄭丹 鄭人使子展當

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齊應

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之 冬十一月齊侯圍

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 問守備焉

以無備告掛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掛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

死故不順齊侯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之揖而還登城

僂會夜緝納師因其會食 醢衛于軍城西

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鍾故懼 齊及晉平盟于

大隧地闕 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

柯會以自固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

邦誰引 誰控 引也取 叔向日盼敢不承命

從城上縣繩納師

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詐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

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乎卒石悼子不衰

買之子石惡石惡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廢猶我也必不有

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

于向向莒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汗此衛地又近戚田秋公

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

子燮莊公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

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

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

督揚之盟故也昔數代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

結其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邾人驟至

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秋孟

杜宴切音憚

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蔡公子燮欲以

蔡之晉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

奔楚與兄同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慶

陳卿恐黃怨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楚

人以為討討責公子黃出奔楚奔楚初蔡文

侯故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

午也踐土盟在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

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楚人使蔡無常徵發公

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

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補弟罪陳公子

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

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三

年陳殺齊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

故曰初繼好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向戌聘在褚師段逆之以受享石也逆以入

國受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

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詩小雅

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

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武子去

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

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之惡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

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

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

漆間立來奔二邑在南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間亭以邑出為

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

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九月庚戌朔日有

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

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關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

八年伐齊之師鄆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間立來奔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

仲曰子盍詰盜也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

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

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

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

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

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間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

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給其賤後從阜至牧凡八等之

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

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

稱丈之母曰姑又父之姊妹  
兄也男子謂其先生曰姊

外盜指庶其

役

洒

待久執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

入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

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

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此釋茲在茲

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已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名此

此亦皆當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

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

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已誠至庶其非卿

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

章以懲不義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復討公

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鉅來

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執終有殺殺

之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

申叔豫叔豫叔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

而貴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

崔杼者齊莊公也即位時  
崔之立之人也由崔杼之功也

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絲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

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子追舒也為樂相

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相子樂厲范鞅以其

亡也怨樂氏十四年樂厲強故與樂盈為公

族大夫而不相能相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

通樂祁相子妻范宣子女盈幾亡室矣言亂

懷子患之初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

權

亂以范氏為死相主而專政矣相王曰吾父

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厲責

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吾父

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

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其謀如是懼害於主

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懷子好施士

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

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秋樂

下軍

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游嘉父司空靖邴

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熊子皆晉大夫樂盈之黨

也羊舌虎囚伯華叔向藉偃藉偃上軍司馬人謂叔

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

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

樂王黜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

拜樂王黜晉大夫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

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室老聞之曰

樂王黜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

子不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

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黜從君者也何能

行祁大夫外舉不奔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

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

順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晉侯問叔向之罪於

樂王黜對曰不奔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

質切音日驛傳  
通馬同

向於其祁奚老矣老去公聞之乘馱而見宣

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

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蕃勳明徵定保書

暮謀也勳功也言聖者有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暮勳也惠社稷

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

其身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鯨殛而禹興

言不以下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

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相三年改管

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下怨放大德

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

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宜子

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不見叔

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

謝之明不為已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

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彼羨余懼其生龍蛇

載

左傳

二十五

以禍女此喻奇怪女能敝族也能國多大寵六

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

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

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

物辭於行人王行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

日陪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將逃

罪罪重於劫甸重得罪於劫甸謂為劫甸所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陳昔陪臣書能輪力

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其子廛不

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奔書之力亡臣

猶有所逃大君謂若奔書之力而思廛之罪

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不敢

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王曰

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使司徒

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輟輟候送

客之官也輟輟關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在欒氏縣東南

來見公始會於商在銅鑿氏也禁銅鑿盈使齊

侯衛侯不敬叔尚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

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

則身急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

我光二十六年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

四年子晉皆欒氏之黨也樂王貺謂范宣子曰

盍及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

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己用子對曰子為彼欒氏乃

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

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

誰敢不雄然臣不敏乎陰之役先二子鳴十

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殖莊公為勇爵

設爵位以殖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州綽曰東

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

亦在二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

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然二子者譬於禽

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言掌射得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

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

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

魯之守卿遺武仲為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

將飲酒御叔魯御曰惡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

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

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狂使四方國之蠹也令

倍其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夏晉人徵

朝于鄭召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

公孫僑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

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二年而我先大夫子

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

執事讓，不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

于楚。因朝晉不見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

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

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

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

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節辭也言晉於是

乎有蕭魚之役。在二十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

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重之以宗

器。宗廟禮樂之屬以受齊盟。齊同遂帥羣臣隨

于執事，以會歲終。正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

而討之。石孟湟梁之明年。湟梁在十六年子矯老矣

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掌酎。酒之新

與執燔焉。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

東夏。謂二十一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

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

又切音宙新熱之酒也釀也又三重釀

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也無

日不惕豈敢忘職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

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而

以為口實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

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敝邑是懼其敢忘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

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之命今納欒氏將安

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

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入執信臣入執共忠

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

久矣為二十五年齊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

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而

使黜官薄祭黜官無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

祀以三羊三年盛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

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

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

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冬會于沙隨後銅鑠氏也晉知鑠盈在齊故復銅也鑠盈

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

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

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備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

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

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

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

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

於朝輟觀起於四竟輟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弃

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

三子不欲犯命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

是君故雖謂讎而不取報遂縊而死又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

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齎為司馬屈建為

莫敖屈建子木也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

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

於人中申叔辟遠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

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

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

何敢告乎言恐與子非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

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

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懼懼至謂八人

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

復生自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去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

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

十二月鄭游取將歸晉游取公孫薑子未出竟遭

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失

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一月無了巳了己

子展廢良而立太叔良蒞取子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明

有罪而良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

又不賢故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曰無昭惡也交怨則

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

春秋經傳集解襄三第十六

日無昭惡

